

# 平行的独白：《窄门》中杰罗姆与阿莉莎的误读与隔绝

徐梓浩<sup>1</sup>, 耿 健<sup>2</sup>

<sup>1</sup>安徽外国语学院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 安徽 合肥

<sup>2</sup>安徽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学院, 安徽 合肥

收稿日期: 2025年11月8日; 录用日期: 2025年12月11日; 发布日期: 2025年12月22日

---

## 摘要

安德烈·纪德的《窄门》作为其创作的“道德三部曲”之一, 被人们一直长期在信仰与爱情对立的阐释框架下被论述。本文认为, 此种解读未能触及悲剧的深层肌理。小说的核心张力并非源于外部规范的压制, 而在于杰罗姆与阿莉莎之间无法通达的认知世界以及注定失效的交流结构。无论是杰罗姆还是阿莉莎, 对于“爱”的本质都持有截然不同的认知图式: 前者将爱情视为个人与彼此实现幸福的一条尘世之路, 后者则视之为达到神圣考验所需要的自我放弃。这一根本歧异导致双方的互动陷入了系统性误读的恶性循环, 使得高密度的书信与交谈, 在本质上沦为指向各自内心预设终点的“平行独白”。阿莉莎的私人日记作为其真实情感的隐秘载体, 构成了对这场盛大交流失效后的终极反讽与文本证据。最终, 本文论证, 杰罗姆与阿莉莎实为自身爱情理念的囚徒, 他们所痴迷的是经自身理想严密投射出的对方幻象, 而非真实的他者。这种根植于交流结构内部的断裂与隔绝, 共同编织了其爱情关系必然走向瓦解的罗网, 从而揭示了《窄门》悲剧中超越具体历史语境、关乎人类理解之普遍困境的现代性寓言。

---

## 关键词

《窄门》, 安德烈·纪德, 爱情悲剧, 交流隔绝, 认知图式

---

# Parallel Monologues: Misreading and Isolation between Jerome and Alyssa in “*The Narrow Gate*”

Zihao Xu<sup>1</sup>, Jian Geng<sup>2</sup>

<sup>1</sup>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Art Media, Anhu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efei Anhui

<sup>2</sup>School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hu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efei Anhui

Received: November 8, 2025; accepted: December 11, 2025; published: December 22, 2025

## Abstract

André Gide's "The Narrow Way", as one of his "Moral Trilogy", has long been discuss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opposition between faith and lov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uch an interpretation fails to touch upon the deep texture of the tragedy. The core tension of the novel does not stem from the suppression of external norms, but rather from the unbridgeable cognitive worlds and the doomed-to-fail communication structure between Jérôme and Alissa. Both Jérôme and Alissa hold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cognitive schemas regarding the essence of "love": the former views love as a mundane path for individuals to achieve happiness together, while the latter sees it as a self-sacrifice necessary to pass the sacred test. This fundamental divergence leads their interactions into a vicious cycle of systematic misinterpretation, turning the high-density letters and conversations into "parallel monologues" directed towards their preconceived inner destinations. Alissa's private diary, as the hidden carrier of her true emotions, constitutes the ultimate irony and textual evidence of the failure of this grand communication. Ultimatel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Jérôme and Alissa are prisoners of their own love concepts; what they are infatuated with is the illusion of the other projected through their own ideals, rather than the real other. This fracture and isolation rooted within the communication structure jointly weave the web that inevitably leads to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ir love relationship, thereby revealing the modern allegory of the universal predicament of human understanding that transcends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in the tragedy of "The Narrow Way".

## Keywords

*"The Narrow Gate", André Gide, Love Tragedy, Communication Isolation, Cognitive Schema*

---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超越信仰与爱情的二元对立

安德烈·纪德的小说《窄门》，由于其中充斥着信仰和人之本能、理想化的爱情与现实中不可言喻的艰难场景的角力，自1909年面世之后便经常引发不同的诠释学解说热潮，而其中典型的就是“信仰扼杀爱情”说或“信仰压倒爱情”说。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女主人公阿莉莎常被视为某种严苛道德观念的践行者，其行为被解读为对某种禁欲理想的彻底臣服；与此相对，男主人公杰罗姆则常被看作是这一观念的被动承受者。在此“信仰压倒爱情”的二元论叙事下虽然也能明确而直接地展现出小说的表层敌意所在，但忽略掉了纪德小说人物心理更深层的变化以及隐秘的情感世界的分化<sup>[1]</sup>。

《窄门》并非对某种外在信条的简单背书，而是一场更为复杂、更具张力的内在思辨。既有研究虽提供了基础性解读，但往往未能充分揭示人物互动中深层的认知与交流困境。例如，刘珂<sup>[2]</sup>从信仰批判角度分析了纪德的思考，陈亮<sup>[1]</sup>探讨了叙事中的精神困境，而李方芳<sup>[3]</sup>则从女性观进行了剖析。这些研究丰富了理解，但尚未深入探讨人物之间的交流机制。本文试图突破传统阐释的藩篱，并与关注人物精神分析及存在困境的研究进行对话，进而提出《窄门》的悲剧性更深层地源于杰罗姆与阿莉莎之间一种结构性的“交流隔绝”。他们虽身处同一段感情的磁场，却运行在两套无法兼容的意义系统与认知图式之中。他们的爱情，并非毁于某个外在的阻挠者或单方面的意志牺牲，而是亡于两人关系内部“理解”的彻底破碎。所以本文将从认知图式的对立、交流过程的“平行独白”性质、以及爱情对象的幻象本质

三个层面, 剖析这场悲剧的内在情感机制, 并最终引出其作为现代人性沟通困境寓言的普遍意义。

## 2. 认知图式的根本歧异: 两种爱的伦理学

杰罗姆与阿莉莎的悲剧, 首先植根于他们对“何为真正的爱”以及“爱要如何实现”这两个元问题上给出截然不同的回答。这构成了他们各自行动的伦理基础, 也正是所有误读的源头。认知图式理论为我们理解这种内在框架的差异提供了工具, 它指代个体组织与解释经验的心理结构[4]。杰罗姆与阿莉莎各自拥有并固守着一套关于爱与幸福的认知图式。

对于杰罗姆来说, 爱是一条通往幸福、美德与个人完善的内心之路。他的爱是浪漫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典型结合: 既包含对阿莉莎精神世界的无限仰慕, 又深深沉醉于“她粉红的手”“裸露的手臂”等感官细节。他将阿莉莎视为美德的化身与最高典范, 而他们的爱情则是攀登美德、实现自我超越的阶梯。他直言不讳: “我的爱就是我的全部美德。”在此处, 爱与被爱成为个人道德实践的最高场域[5]。

杰罗姆的爱是建设性的, 它倾向于尘世的结合与共同的未来。他渴望通过与阿莉莎的结合, 实现一种“灵与肉”的双重和谐, 在彼此的凝视与陪伴中, 达成自我的圆满。这种爱的模式深受古希腊“爱欲”(Eros)观念的影响, 即一种指向拥有、结合与创造的积极力量。在他眼中, 爱情并非通往神圣的障碍, 恰恰相反, 是生命赐予世间最美妙的礼物, 是“窄门”本身可能存在的形式之一[6]。因此, 他的每一次靠近——无论是倾诉衷肠还是规划未来——都是对其爱情伦理观的真诚实践。

而与之构成尖锐对立的则是阿莉莎所信奉的, 一种通向神圣的超越性之路。她深受其母亲私奔事件所带来的创伤以及自身所接受的严格精神教育影响, 坚信真正的德行在于不断地克服自我、弃绝一切可能引向沉沦的尘世羁绊。在她的认知图式中, 幸福的爱情, 尤其是那种近乎完美的爱情, 是一种最危险、最精致的诱惑。它会使人安于现世的温暖, 从而停滞了奔向永恒的脚步[7]。

阿莉莎极度个人化地诠释了“你要努力走进窄门”的经典训示: 她认为那扇门是如此狭窄, 狹窄到不能容纳两个人并行。因此, 她对杰罗姆的爱越是深切, 她就越恐惧这份爱会成为双方灵魂得救的障碍。她的行动逻辑呈现出一种深刻的悖论性: “我爱你, 所以我必须离开你; 唯有通过失去尘世的你, 我才能为你我赢得永恒的你。”这种爱更接近于一种“神爱”(Agape), 即一种强调奉献与牺牲的爱, 但它被阿莉莎推向了一个以弃绝尘世幸福为标志的极端。

显然这两种认知图式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杰罗姆的系统里, 爱意味着靠近与结合[8]; 在阿莉莎的系统里, 真爱则要求疏离与牺牲。于是, 杰罗姆的每一次热情奔赴, 在阿莉莎的解读中都被解码为引向偏离神圣道路的危险信号; 而阿莉莎的每一步理性后退与情感疏离, 在杰罗姆的体验中则被感受为对彼此纯粹情感的考验与折磨。

## 3. 交流的失效: 作为“平行独白”的对话与书信

最具深刻反讽意味的是, 这对以精神之爱自诩的恋人, 其主要的交往方式竟是密切的精神交流——大量的书信和看似深刻的面对面交谈。然而, 纪德却以精湛的技艺揭示, 这些交流在本质上并非旨在达成相互理解的“对话”, 而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独白”。哲学家马丁·布伯关于“我-你”与“我-它”关系的区分, 为理解这种交流的失效提供了深刻的视角。真正的“我-你”关系是一种主体间的相遇、对话与共鸣, 而“我-它”关系则将对方视为满足自身需求或符合自身理念的客体。

他们的每一次通信和谈话, 都并非为了倾听对方、理解对方的逻辑与情感, 而是为了向对方确认和宣讲自己心中的“真理”。例如, 在一封关键书信中, 杰罗姆热情地描绘共同生活的愿景: “我们共同阅读, 共同工作……你的品德就是我每日的功课。”此处, “爱”、“幸福”、“德行”等词语在他的编码体系中指向尘世的结合与共同成长。而阿莉莎在回信中则反复强调超越的必要: “有一种更高境界的幸

福……德行本身就是无尽的斗争。”同样的词汇在她的体系中却被解码为必须超越的尘世诱惑和需要独自面对的神圣考验。杰罗姆在信中不厌其烦地倾诉思念、描绘共同生活的蓝图，其深层意图是引导阿莉莎认同并回归他的尘世幸福伦理。阿莉莎则在回信中不断地引用经典篇章、帕斯卡尔的思想，谈论德行的艰险与超越的必要，其核心目的亦是引导杰罗姆领悟并追随她所认定的神圣弃绝之路[9]。

他们无比渴望能够进入彼此的意义世界，却始终禁锢于自己一方的认知空间内。他们的语言在时空中穿梭、交错，充满了真挚的情感与深刻的辞藻，却从未发生真正的思想碰撞与情感融合。他们表面上在建立“我 - 你”的连接，但实际上，双方都将对方置于一个被预设的“它”的位置——一个需要被引导、被塑造、被纳入自身价值体系的客体。

文章末阿莉莎的日记成为了交流失效的终极审判，这也是纪德叙事策略在本书中最具颠覆性的一笔，在男主人公杰罗姆的第一人称叙事行将结束之际，引入了女主人公阿莉莎的私人日记。这一叙事单元的嵌入，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块巨石，彻底颠覆了读者此前通过杰罗姆视角建立起来的认知。

在日记这一绝对私密、无需伪装的文本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与书信中那个冷静、克制、甚至不近人情的说教者截然不同的阿莉莎：她充满炽热的爱恋、撕心裂肺的挣扎、以及被自身信仰与理想碾压下的痛苦呻吟。她写道：“我的上帝，让我和他一起到您身边去吧！……”这句绝望的祈祷，将她内心的真实渴望暴露无遗——她并非不爱，而是爱得太深，深到恐惧这爱会玷污其神圣性。她同样渴望结合，但不是在此世，而是在她所构想的永恒之中。

日记的存在，构成了对二人所有公开交流(书信与谈话)的全盘否定与辛辣反讽。它证明，那些反复强调的精神理念、那些理性的疏远理由，在很大程度上是她用于说服自己、同时也用于引导杰罗姆的表述方式。它揭示了在这场宏大的、以精神恋爱为名的叙事背后，是何等骇人的寂静、孤独与理解的绝对缺失。杰罗姆终其一生，都未能窥见这日记中的真实；而读者得以窥见，则更加深了这种隔绝所带来的悲剧感。

#### 4. 爱之对象的幻象：作为囚徒的理想主义者

在认知图式对立与交流彻底失效的双重作用下，杰罗姆与阿莉莎的关系最终滑向了一个必然的结局：他们所痴迷的，并非真实、具体、复杂的彼此，而是他们各自精心构建并深陷其中的对方幻象。他们是自身爱情理念的囚徒，是彻头彻尾的、悲剧性的理想主义者。

杰罗姆爱上的，是他理想中那个作为“美德典范”的阿莉莎。从少年时代在花园中目睹她虔诚祈祷的姿态开始，他就将阿莉莎神化了。他爱的不是一个有血有肉、会恐惧、会软弱、会有世俗欲望的女人，而是一个符号、一个意象、一个他所有美好想象的投射对象。他曾在信中将她比作贝雅特丽齐，但丁的精神向导，这恰恰暴露了他爱的本质——他需要的不是一个生活的伴侣，而是一个引领他上升的象征。

因此，当真实的阿莉莎因内心的剧烈冲突而变得“不可理喻”——时而热情，时而冷漠，不断设置情感障碍时，杰罗姆感到的是深深的困惑、委屈与背叛感，而非试图去理解她行为背后的痛苦与逻辑。他无法爱她的脆弱与挣扎，因为他的爱，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她“完美无瑕”的想象之上。他爱的是他心中的那个幻象，而非眼前这个真实的、痛苦的灵魂。

同样，阿莉莎爱上的，也并非真实的、充满人间情欲的杰罗姆，而是一个能够与她一同攀登“窄门”、完成神圣超越的同行者。她渴望他成为一个能够理解并践行她那种弃绝伦理的伴侣，一个能与她在彼岸相遇的同道。她爱的不是杰罗姆的本然欲望与尘世幸福观，而是他“应该成为”的样子。

她所有的“引导”、所有的“考验”(如鼓励杰罗姆与朱丽叶特交往)，都是在试图将真实的杰罗姆，塑造成她理想中的那个能够为了神圣目的而超越世俗情感的幻象。当她发现杰罗姆始终无法真正理解并进入她的逻辑时，她便陷入了更深的绝望，并最终通过彻底的自我放逐与消亡，来完成她对这份爱的终

极塑造——使之成为一个永恒的、未被尘世玷污的“理念之爱”。

因此, 他们实际上都是在与自己的理想观念恋爱。真实的他者, 在他们的关系中始终是缺席的, 被一个由自身认知图式与情感需求所投射制造的幻象严密地遮蔽了。这种爱, 因其对象的虚幻性与非对话性, 从诞生之初就注定了其瓦解的结局[10]。阿莉莎的死亡, 不过是这个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 5. 结论: 从宗教悲剧到现代人性困境的寓言

综上所述, 《窄门》的悲剧核心并不仅在于信仰与人性的外在冲突。通过分析杰罗姆与阿莉莎在认知图式上的根本歧异、交流中“平行独白”的本质, 以及他们对爱之对象幻象的执着, 本文揭示了悲剧源于关系内部理解机制的彻底失效。纪德通过这对恋人的故事, 深刻地展现了人类试图通过爱来抵达彼此, 却往往因固守自身认知框架而将对方“它化”, 从而陷入更深刻孤独的困境。

由此而言, 《窄门》可被视为一部关于“交流悲剧”的深刻寓言, 它预示了现代主义文学中对沟通可能性之怀疑的主题[11]。小说通过其精细的语言分析和对理想与真实之间裂隙的揭示, 指出了人类理解普遍面临的困境: 我们总是带着自身独特的认知图式、情感密码与生命经验去尝试连接他者, 然而, 即便是最亲密的关系, 也可能充斥着无法逾越的误解与隔阂[12]。纪德借由这对情侣在相爱途中遭遇的理解坚墙, 呈现了人类个体难以摆脱的某种存在性孤独。

《窄门》的启示因而超越了其具体的历史语境。它警示我们, 人与人之间最牢固的隔绝, 有时并非源于外部的规则与枷锁, 而是内在于我们自身认知所设下的无形屏障; 最遥远的距离, 并非时空的阻隔, 而在于即使使用相同的词汇谈论爱与永恒, 却可能自始至终未曾真正触及那个真实的、对面的他者。真正的爱, 或许在于怀抱承认对方不可完全理解的勇气, 以及在不完美的沟通中依然保持对话的坚韧与温柔。

## 参考文献

- [1] 陈亮. 论纪德叙事性作品中的精神困境[D]: [硕士学位论文]. 无锡: 江南大学, 2011.
- [2] 刘珂. 从《窄门》到《梵蒂冈地窖》看纪德对基督教问题的批判性思考[J]. 国外文学, 2006(3): 75-86, 126.
- [3] 李方芳. 从《窄门》看纪德女性观[D]: [硕士学位论文]. 广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7.
- [4] 康立新. 国内图式理论研究综述[J]. 河南社会科学, 2011, 19(4): 180-182.
- [5] 余凤高. 纪德写《窄门》——浸入心灵的心理历程[J]. 名作欣赏, 1999(2): 115-118.
- [6] 宋虎堂. 拿什么拯救我的灵魂[D]: [硕士学位论文].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2008.
- [7] 李妍. 窄门里的红玫瑰——对《窄门》中爱情与宗教关系的思考[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08(10): 24-25, 29.
- [8] 杜亚君. 十字架上相遇的爱——对安德烈·纪德《窄门》的解读[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6(3): 37-38.
- [9] 郑晓萍. 《窄门》中阿丽莎的爱情悲剧探析[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0, 4(7): 47-48.
- [10] 张博. “这里有一片树林”: 阿丽莎的灵与欲[J]. 上海文化, 2022(5): 122-127.
- [11] 王逸橦. 解构主义视野下的纪德作品《窄门》之探究[J]. 西部学刊, 2021(3): 147-149.
- [12] 胡方陶, 张皓帅. 解读《窄门》中的爱情婚姻观[J]. 中原文学, 2024(9): 61-63.